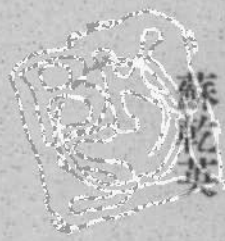


她是「鬼妻」，不敢要她，「一女不配二夫」的觀念，不許她再結良緣，橫豎守活寡，倒不如索性「歸門守孝」，反博得「貞節」的美名，這又

是「禮教吃人」的又一個明證了。



中國辮髮史



此篇爲日本著名史學家桑原隲藏氏之舊稿，作於民國初年，當時曾發表於文藝雜誌，以四年第二號，後復收入於其所著東洋史說苑一書中，本文即從此譯出者。我人於此不但可以看出歷代外族侵略之狀況，且可以察知中國人之民族性亦極容易被同化於他民族，而固不可以文化遠久自榮也。今者強鄰逼處，外患頻仍，吾國人尙又如醉如夢，若不及早醒覺，則將來雖無辮髮之嫌，又安知無其他之慘禍乎？讀此作者斯三復思之。

譯者誌



金卽女真爲辮髮種族，關於其辮髮事，宋陳準在北風揚沙錄中有詳細之記載。

人皆辮髮，與契丹異。耳垂金環，留鬚後髮，以色絲繫之。富人用珠金爲飾。

中國人舊時之辮髮，決不如一般人之普通考察，以爲創始於清朝。距今八百年前之金時代，蓋已實行之矣。金以前之辮髮種族，亦曾占領中國內地而建立國家，但其時領內之漢人，是否辮髮，已不可考，而內地漢人之有辮髮，則明明自金始。

大金國志中亦有同樣之記載，其辮髮之形狀雖不大明晰，然金與清同種，卽不然亦當極親近之種族關係。故女真之辮髮，其形狀必與滿人無甚相異。

金於西曆千一百十四年離遼獨立，千一百二十五年滅遼，掩有中國之北部十餘州，尋於千一百二十七年，陷北宋之國都開封，其領土占中國之半，即今之直隸、山西、山東、陝西、河南諸省，及江蘇、安徽二省之北部，皆歸其版圖。於是金太宗遂於天會七年（西曆一一二九）對其領內漢人下胡服髡髮之令。

是年六月行下諸民漢服及髡髮不如式者死。

此禁令并非一紙空文，當時因着漢服及削髮不如式，而患死罪者不乏其人。宋官吏之被捕於金者，不論何人，皆被強迫辦髮。相傳宋之忠臣胥州觀察使李邈，保義郎李舟，右武大夫郭元邁等，皆因惜髮死義。南宋時使金之行紀如周燁之北轅錄，樓鑰之北行日錄，皆明載金之領內漢人着女真服，於此可以推知同時彼輩亦皆辦髮。

金章宗承安五年（西曆一二〇〇）關於女真人與漢人等之拜儀的爭論時，司空完顏襄于張謂：

今諸人梳髮皆在本朝之制，宜從本朝拜。

其說後經實行，於此可知當時金廷之官吏，無論其為女真人或漢人，皆一律胡服辦髮。以之與天會七年之髡髮令相對比，則通金之漢人——至少漢人之為官者——之辦髮事實，殆無疑義。



千二百七十六年併南宋，統一天下。蒙古與金同為辦髮種族，惟辦髮之形式則互異。關於蒙古人辦髮之形式，散見於各種書籍中，茲不暇一一列舉，就中以孟珙之蒙鞞備錄與鄭所南之心史所記尤為詳細，前者有如下之記載：

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，皆剃髮，如中國小兒留三頭（髮？）在額門者，稍長則剪之。在兩下者，總小角，垂於肩。

鄭所南之記載亦略同。

（註）主剃三搭辦髮（中略）三搭者，環剃去頂上一帶頭髮，留當前髮，剪短散垂，卻折兩旁髮，垂兩鬢，懸加左右肩衣襟上。曰不須兒。言左右垂髮，礙於回視，不能須顯，或合辦為一，直拖垂衣背。

由此等記載，可見蒙古人之辦髮，係留前頭左右兩側之髮，而其他皆剃去。所留前頭之髮，一如今日南中國之婦人的前髮，依樣下垂。兩側所留之髮，則縮結為辮，略似古代之耳鬢。其餘皆下垂。據鄭所南所記，合左右兩傍之留髮結為一辮，則宛如滿人之辦髮，其下垂於背後者不多見，普通皆垂二辮髮於左右兩耳之後。在竹崎季長蒙古襲來繪詞中，則蒙古人皆為二辮髮——可怪者他們前頭不留髮——下垂。

關於蒙古人辦髮之事實，若再觀諸西洋人之東亞旅行記，則更為明瞭。蒙古時代西洋人之來東洋旅行者記錄甚多，其中尤以William of Rubruck之遊紀為最好之材料。Rubruck奉法蘭西王之命，訪蒙

繼金而興者為蒙古，蒙古於西曆千二百三十四年先滅金，既而於前後約九閱月，彼對於蒙古人之辦髮有如下之記載：

男子皆於其頭上制四角形，由四角形之前方兩鬚至額部剃去，頭之後部至頸部，亦同頭之前部留存一束髮，餘皆剃去。其所留之一束髮，則任其垂散於肩間頭之左右兩側，所存者則編而爲辮髮垂於兩耳之邊。

在 Rubruck 之前羅馬法皇使節 Plano Carpini 亦曾來訪蒙古定宗之廷，與同爲羅馬使節而往訪波斯 Baidjou 之 Anselm 等，對於蒙古人辮髮事，皆有足資參考之記錄。此種記錄，若與漢籍相互比較，則於蒙古人辮髮之情形，自易理解，若再參看中國歷代帝后像所收之元朝諸帝肖像，則更了然。

三

當辮髮種族之蒙古人統一中國時，在其統治下之漢人大抵多爲辮髮。蒙古時無論朝鮮波斯，其受治於蒙古人之下者，皆一律流行辮髮。西曆十三世紀時，波斯地方不論其爲耶教或回教，皆一律辮髮。

朝鮮於高麗英宗時，有採用蒙古風俗之議，然未實行而止。其後英宗之子忠烈王，昔年曾爲質於蒙古，特別因爲迎取元世祖忽必烈之女忽都魯揭里迷失 (Khatun Selima) 公主爲妃的關係，早就歡喜胡服辮髮。西曆千二百七十四年，彼從元歸繼其父爲高麗王時，關頭即斥責國人之不辮髮者，於是勒令大臣先行辮髮，爲民衆表率，其後四年（西曆一二七八）遂下辮髮之令於全國。

忠烈王四年二月，令國內皆服上國（元）衣冠開朝。蒙古帝制項至顯方其形，留髮其中，則之開朝。

辛禡十三年，始廢此制，而再用大明衣冠。在此前後約百十年間，朝鮮無論官吏學生皆辮髮。

從朝鮮波斯之例，蓋可以推知其其在蒙古人支配底下之漢人，必亦同樣之情形。吾輩於昨年一月間，曾寄關於中國革命一文於大坂朝日新聞內，中亦有論及處於蒙古時代漢人之辮髮事，當時所述苦於不能得到正確之佐證，及後閱皇明實錄，始發見其正確實之憑證，即明太祖洪武元年（西曆一三六八）二月之條上有如下之記事：

罷復衣冠如唐制，初元世祖起自朔漠，以有天下，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，士庶咸辮髮，樞密深禱胡帽（中略）無復中國之舊觀，甚者易其姓氏爲胡名，習胡語，俗化既深，怪不知怪，上久厭之，至是悉命復衣冠如唐制，士民皆束髮於頂（中略）其辮髮樞密，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。（中略）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。

明太祖光復中原，即急於改易胡元之風俗，而重興中國舊時衣冠，於此可知元時漢人之辮髮胡服，早成事實，而無可挾疑之餘地。

蒙古時漢人辮髮胡服之事實，是否與金時同種結果，出自政府禁令之強迫，抑出自漢人自己之迎合主義，或出自於阿附上峯官宦之意，此點頗不易輕於斷定。根據上面所引之皇明實錄之記載，則似由於元朝強迫政策之結果，然通觀有元一代——未十分詳細調查——又似無頒布胡服辮髮之禁令。

加以當高麗人欲變更其服飾之際，元世祖卻戒以漫改國風之輕薄。於此則在蒙古時代朝鮮人之胡服辮髮，實非出自蒙古之命令，而是由於迎合主義之實行。素來對於迎合主權者之意，有甚於朝鮮人之

漢人，特別是從蒙古時代，漢人多以自進稱蒙古名，習蒙古語爲得意的事實，以推論；則彼等之辨髮事，亦或有由於迎合主義之結果亦未可知。

四

有明一代爲中國主義之發揮時代。在此前後二百八十年間，漢人皆蓄髮，至清滅明時，復又辨髮。關於清朝辨髮，我輩於去年一月間，在大坂朝日新聞曾作極簡單之介紹。清太祖未嘗時，遊東方方面來投降之漢人，皆薙髮（卽辨髮），至中國本土漢人之胡服辨髮事，則順治元年（西曆一六四四）始試行，越二年，乃強制實行，順治元年，清軍入關時，沿途迫令漢人辨髮，五月二日入北京，越三日發出如下之佈告：

凡投誠官吏軍民，皆著薙髮，衣冠悉摹本朝制度。

此種變更衣冠之佈告，當時頗有失害於漢人之感情，攝政王多爾袞眼見形勢不穩，乃於是月二十四日，發出如下之論文：

予前因降順之民，無所分別，故令薙髮以別順逆。今聞有拂民願，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。自茲以後，天下臣民，照舊束髮，悉從其便。

卽一任人民之辨髮與蓄髮自便，然至順治二年（西曆一六四五）略定江南後，清廷之態度乃大變，同年六月十六日，遂頒佈厲行辨髮之諭

文如左：

向來薙髮之制，不卽畫一姑聽自便者，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。今中外一家，君猶父也，民猶子女，父子一體，豈可違異。若不畫一，終屬二心，不幾爲異國之人乎？（中略）自

今佈告之後，京城內外限旬日，直隸各省地方，自部文到日，亦限旬日，盡令薙髮，違依者爲我國之民，遲疑者同逆命之寇，必重罪，若規避情弊，巧詐爭辯，決不輕貸，該地方文武各官，皆當嚴行察驗，若有復爲此事，覆違章奏，欲將已定地方人民，仍存明制，不隨本朝制度者，殺無赦。

於是處於清朝統治下之漢人，除僧侶與道士外，其餘皆不得不胡服辨髮以如清制。當時孔子之後裔，孔文標爲其宗家衍聖公孔允植因執行孔廟之儀禮新制，多所不便，奏請准用先王之衣冠，亦大遭譴責。以孔聖之裔，方免一死，金元時代，漢人之胡服辨髮時——特賜曲阜聖裔著儒冠儒服者，至是亦一律迫令胡服辨髮，其決心於此可見。

此種以夷變夏之規定，當時極引起漢人——保守的，自尊的，特別是在以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」之信仰爲道的漢人——之反對，然而清廷卻不以爲意，漢人之反感愈大，則其厲行辨髮之禁令益嚴，甚至於有「留頭不留髮，留髮不留頭」之制札，揭示於江南一帶，而漢人又不肯捨去其護髮之決心，江陰之虐殺，嘉定之屠城，到底皆不過因此而起衝突的一種結果。故當「南風不競」大勢已去之時，又有「頭可斷髮不可薙」之豪語的左懋第，「膝可屈髮不可披」之壯言的余煌，「欲將鬚髮還千古，拚取頭顱擲九遠」之王之仁，及有「勢不可爲，髮膚將獻，畜固難存，薙亦見羞」之詞的傅日炯，更爲奇怪者；又有埋其頭髮自立髮塚，而作雲髮髮塚銘的周齊會，其他遁逃海島，或隱居於山林者，不可勝計。民初上海所出版之滿夷猾夏始末記一書中，有髮史一篇，集錄清初關於辨髮事件，雖不十分完全，亦有頗資參考之處。

再翻二三歐人所記錄之關於明清之際的事蹟，則漢人對於反對辨髮事之如何激烈，更爲明瞭。第一在 d'Orleans 之征服中國之鞑靼

二帝歷史中，有如下之描寫：

辨髮制之新制，大招漢人之反感，彼等對於滿洲政府，羣起反抗。漢人以爲受此強制辨髮制，較諸處於任何異族羈絆之重，更爲恥辱。蓋者爲保守頭顱，柔順如羊之漢人，今則因保守其髮而奮起如虎，若當時江南諸王，能一致奮起，不生內訌，則滿人之能否統一中國，尙屬疑問。

d'Orleans 之所著，出版於西曆千六百八十年，爲時雖稍後，然其記事，則皆本乎當時在華傳教之耶穌教士，特別是 Adam Schall (即湯



之報告，當極可信。

較 d'Orleans 之著述有更足參考之材料者，則爲 Martini Martini 之鞑靼戰記。Martini 之漢名爲衛匡國，耶穌教會之宣教師，當明清鼎革之際，彼滯留於南中國約十年，親觀當時之情形，其所記述最足憑信。鞑靼戰記中，關於辨髮之記事極多，其中對於浙江紹興府有如下之敘述：

雖爾未受若何抵抗，已佔領紹興府，浙南一帶，亦皆有極易征服之勢。然鞑靼軍因強迫新歸順之漢人辨髮，以故一切之漢人——兵士市民——皆執武器羣起反抗，較之押衛國家，或保護皇室，尤爲努力，寧有捨身以保護其頭髮之概。於是與鞑靼軍爭，遂將其擊退至錢塘江以北。

Martini 曾仕於明之唐王許，後辭職居於浙江之南部，温州陷落時，爲

鞑靼軍所獲，遂亦變爲辨髮胡服之裝。

順治五年（西曆一六四八）江西總兵金聲桓之叛——一時給與清軍以南方經略之莫大的障礙——此事真相，中國史料殊無記載，惟據 Martini 所述，則亦由於辨髮之關係。蓋金嘗於觀劇之際，賞讚俳優之著中國古裝者，因是彼之政敵遂誣告於朝，謂彼不滿於滿洲之服裝，金恐得罪，遂舉兵反。


鞑靼戰記中，尤有更可注意者，則爲清朝之強迫朝鮮人辨髮事，據其所記，則最初朝鮮服從清朝時，本約定衣冠之約束一如舊觀，其後清朝更不踐約，迫命朝鮮人胡服辨髮。朝鮮羣衆因抱不平，企思脫此羈厄，然其事正起於 Martini 離開中國之際，故後來之消息不詳。

其所記無書明年、月、日，然必起於彼出發羅馬之際（西曆一六五〇）其時正當朝鮮崇宗時代，朝鮮與中國之國際關係，頗呈不穩之狀態，順治七年（西曆一六五〇）清廷對朝鮮已下「其修城集兵，整頓器械之事，蓋欲與擊爲說也，（中略）朕惟備之而已，夫復何言」之勅諭。據此，則此事之約，似與辨髮更衣冠無甚關係，但稍一調查清韓史料之所載，則又覺 Martini 之所記，容有未確。到底 Martini 所傳失實，抑吾人調查不周詳，只有俟之他日，再行研覈。

Martini 從中國歸歐洲，途經 Batavia，語荷蘭人，謂明後新興之清朝，較有海外通商之好意，引起荷蘭有派遣使節入清朝之意。西曆千六百五十五年，荷人派遣使節一行，至翌年（順治一三年）七月間，始


入北京，拜謁順治皇帝，根據參加此行之 *Neahtoff* 所記，則直隸山東二省人民初極柔順，歸服於滿人之下，一旦聞辮髮之令出，遂囂然大起反抗，為保護其頭髮之故，死亡達幾千人，北中國一帶，當初反抗辮髮之熱度於此可見。

六

時間有軟化一切之魔力，最初像死一般的討厭辮髮之漢人，至康熙末年——*Carpi* 之世界一週記有  記載——遂變為頗不滿之態度，經過了雍正、乾隆、嘉慶間，則已漸漸習慣，且更有以編辮之款式與剃頭之花樣相競賽，迨至中世已後，則漢人之辮已盛行無阻矣。「五天一打辮，十天一剃頭」者，即言五日編辮一次，十日剃頭一次，甚或尚有嫌其不足者。天子諒闇之時，本有很長期間不准臣民剃頭之規定，然有無奈久待者，則往往乘官吏無暇察及，或得其默許時，而偷往剃頭鋪者甚多。此為當咸豐帝崩時留住北方之英人所傳述。至若光緒帝崩時之實況，則吾輩皆親自看見。

洪楊起事之際，江南漢人，尙有不願改去其辮髮者。中華民國建立之初，極力排斥辮髮，官吏學生間雖已實行斷髮，而民間之仍保存此種辮髮之勢力者，又比比皆是，特別是華北一帶，更是這樣。昨年一二月間，馬來半島爪哇地方之中國人——當然以江南之漢人為多——大起騷動，其最大原因，亦為「辮髮」與「斷髮」之爭，其後陸續引起中國

內地之紛擾者，皆莫不由此辮髮之關係。革命黨人雖在北京發起斷髮

運動，或在參議院提出斷髮厲行法，然其結果，終歸無效。

「髮」與「髮禍」在中國已成爲口頭成語，全世界欲求一如漢人之羅頭髮之厄禍的民族，怕是沒有。從金代之頒布辮髮令，一直到今日約八百年，除不滿三百年之明朝外，其餘五百年間，漢人——特別是華北之漢人——多爲辮髮。當每次強迫辮髮之際，隨之而來的，必有極可怖之威嚇與殺戮，明清鼎革，與太平興起時，辮髮爲南軍所殺，蓄髮爲北軍所誅，於此我人可以想到當時立於兩軍間之漢人，不知如何其窮於處置頭髮之策。爲頭髮而損失古今幾十百萬之漢人生命，實不能不算爲世界稀觀之怪現象。

參考

① 說部篇五十五

② 大金國誌卷三十九

③ 大金國誌卷五

④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

⑤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

⑥ 說部篇五十六

⑦ 英武殿聚珍版全書所收政體集卷百十一

⑧ 金史卷三十五禮志八

⑨ 說部篇五十六

⑩ 元都所南之心史大義略敘

②③ Rockhill: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, p. 7.

④高麗史卷二十八

⑤高麗史卷二十七

⑥高麗史卷七十二輿服志

⑦高麗史卷二十八

⑧清趙翼《二十二史劄記》卷三十國譯舉報乙巳號所載黃龍氏族變第五及心史大

表略載

⑨中華錄順治卷二

⑩東華錄順治卷四

⑪補史所收之江上孤忠錄

⑫d'Orleans: History of the two Tartar Conquerors of China p. 21.



西班牙的婦女



在去年十一月舉行的西班牙大選中，婦女是很活躍的角色。這個一向迷信於保守主義而受着獨裁政治的荼毒的國家，它的婦女本來被羈縻在家庭中，祇有在開牛時節纔能在社會大眾而前一露臉的，現在竟也漫步走向解放的途上了。西班牙的婦女已經有數萬名受着高等教育，婦女已能參加政治的選舉。這些，在同樣從保守的

⑬ Martin Martini: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History of the Wars of the Tartars in China p. 288.

⑭ Martin Martini: Bellum Tartaricum p. 298.

⑮同文參考卷七十八

⑯ An Embassy from the E. I. O.,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p. 311.

⑰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(Churchill's Voyages and Travels Vol. IV) p. 388.

⑱ Remire: Peking and the Pekingese, Vol. II, p. 192.

⑲ De Harlez: Nivolis et Mandchoue, Rapports d'Origine et de langage (J. A., 1888) p. 248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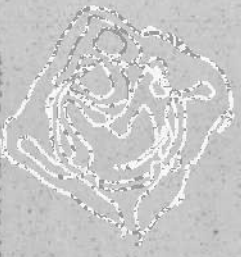
⑳ Ickanperic: The Jurdouan of Mandchouria (J. R. A. S., 1889) p. 454.

㉑

㉒

㉓

胡伯懇



環境中走向解放途上的我國婦女，恐怕要自嘆勿如吧！本文就是記載西班牙婦女的解放情形的——編者誌

西班牙現代精神的表現，最明顯的和最有意義的要算婦女解放